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室专版

《八月未央》： 关于“过时”的一次定义

■文/左衡

第一次在全国电影发行业跟前亮相。

《周恩来外交风云》的上映此时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因素——时值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影片的纪录片风格加上部分“解密”镜头对于中国观众既陌生也亲切，很有吸引力。它也是第一次从人们久违的周总理外交故事中，感受对总理的情感，在1998年的时候，这部影片不仅找对了时机而且充满厚度。

吴鹤沪和高军在那个策划会的晚上，都满怀深情地阐述了构思，如何调动社会情绪，如何动员起社会媒体，如何把动员做到全市影院当中去，围绕着这些话题来自全国的宣发人员纵论至深夜，还依依不舍。

回到广州，我和广州市电影公司的电影部经理肖燕萍作了详尽的讨论，在一般以为为政治意识淡薄的广州，应该怎样把这部纪录片宣传起来？广州，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吗？

几天之后，我和肖经理把全市的电影院、影剧院、文化宫礼堂的经理们召集起来，在广州市电影公司召开了一个部署会议。当大家到齐并安静下来后，我说出了做好《周恩来外交风云》的策划。与全国各城市不一样的是，广州不搞统一的大型新闻发布会，不搞从上而下的影片首映礼，而是从每一条战线和每一个系统出发，每家影院都去联系一个大的系统。

譬如文化口、教育口、银行口、铁道口、农林口、公交口、轻工口、纺织口、省直机关口、市直机关口，等等。每一家影院必须在一周之内落实自己的联系系统，报告与我，统一在报纸上发出广告：XX系统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暨《周恩来外交风云》首映式X月X日隆重举行。

我要求至少一周之内广州出现十个“首映式”，并且首映式上致辞的嘉宾必须是该系统的主要领导。如此，影片上映的声势必然如星火燎原，带动市场。全体经理对这一番运筹无不心领神会，返身就去着手准备。

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日。前一周，广州的各大媒体开始按照安排陆续刊出了《周恩来外交风云》在广州上映的广告。这次的电影广告与以往不同，也是唯一一次不同，它们同时作为全社会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动员令”，具体到各个系统，系统的领导出来致辞。

回到22年前，我还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青，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了连队。一批女知青赶到七八公里外的镇子上扯了一大匹黑布，连队知青都带上了黑纱。但是我们接到了上级通知，不许举行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分场场长叫荆春山，是一位老八路，他果决地通知全分场各连到敬爱周总理默哀……

青春的热血仍未冷。一周之内，广州媒体上出现的影院和各大系统的联席首映礼超过了十个，主持并致辞的都是系统的一二把手，有的远在外地出差也连夜赶回广州，也有的单位原来不知道这种上映形式，主动与影院联系加入到首映的行列当中。

前所未有的，声势空前，我们看到了市场的脉搏，广州的这种由影院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上映方式，为全国所罕见。《周恩来外交风云》在电影之外上演了一幕“风云大戏”。这是1998年的春天。这部影片创下了全国新的纪录片票房纪录：3500万元。广州，周恩来早年革命生涯最大量活动发生地的城市广州，也成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深情的城市。

这个难忘的冬夜，全国电影宣发人员集合到了北京。北京，二十二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北京。在《周恩来外交风云》出现之前，宣发的激情总是首先在个别城市发生，然后蔓延各地，达至全国。《周恩来外交风云》开创了全国宣传营销同时发动的先河。

我不记得是否从这一天开始认识了上海的老吴——上海市电影公司宣传科长吴鹤沪。高军、老吴和我的共同的谢词

(待续)

曾经唱起那首歌

胶片时代的红色电影传奇(续二)

■文/赵军

三、首映

银幕上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西哈努克再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但他所敬爱的伟大朋友周恩来已经不在，迎接他的只有满院盛开的海棠花。

然后是一组连叠的西花厅和海棠花的空镜，既表达了西哈努克对周恩来的情感和思念，也给了观众一个回味。

周恩来的外交工作同时也是人的工作，从“情”字下功夫，他会让一个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对他产生这样深深的思念和敬仰。

在周恩来手里，外交不是冷冰冰的讨价还价的谈判，外交还充满了丰实的人情味。周恩来不仅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柬埔寨，帮助西哈努克，还照料西哈努克的几个儿子在北京的学习生活。

他又克服各种困难，把病危中的西哈努克的母亲从金边接到北京治病等等。

银幕上这组写意的镜头中留给观众一个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让周恩来的伟大胸怀和人格魅力在银幕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并在观众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全国上映时，许多观众在看到这个段落时都掉泪了。

这部影片就是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

1998年的电影发行第一仗，便是北京的民营建基公司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出品人也是投资人的王三雪名不见经传。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电影人，聚集到这里。

在冲击中国电影市场最初的日子里，制片与发行就这样亲如兄弟。王三雪首先找到北京市电影公司的高军，高军召集全国同行。重点市场上海是王三雪的主要勘查地。导演傅红星从幕后也出现在前台，一起张罗全国的试片活动。

这个难忘的冬夜，全国电影宣发人员集合到了北京。北京，二十二年前“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北京。在《周恩来外交风云》出现之前，宣发的激情总是首先在个别城市发生，然后蔓延各地，达至全国。《周恩来外交风云》开创了全国宣传营销同时发动的先河。

我不记得是否从这一天开始认识了上海的老吴——上海市电影公司宣传科长吴鹤沪。高军、老吴和我的共同的谢词

对于把影评当作工作的写作者来说，他们多少都会在选择批评对象的时候有所倾向。最常见的一种是倾向于自己所欣赏的创作者和作品，另一种也很常见的是倾向于引起自己关注和批评欲望的，后者会导向批评者个人电影观的自我表达、批评者对电影史名场面或电影理论新可能的试探等。无论如何，能把倾向性置于写作之中是舒适的。不舒适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当批评者观影后意识到自己并无明显的倾向甚至并无批评的意愿时，就会倍感不适。

笔者看完正在上映的影片《八月未央》(以下简称《八》)25个小时之内，便处于这种不适的状态。这并不是说我对影片没有基本的判断，恰恰相反，我的判断非常基本和简单：首先，此片的思想情调、电影语言都很平庸；其次，主创在营造幻境方面尽力了；再次，这个幻境及其最初成立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消失殆尽。笔者点开文艺迷影人群的著名评论网站，发现关于此片大多数影评的判断和我一致，截至4月19日此片得分3.9。票房方面，16日上映当天短暂居于榜首后迅速下滑，三天累计3000万。

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结果，特别是阅读了几篇相当用心“吐槽”此片、间或心疼原作的长帖之后——有几篇写得仔细投入又犀利，笔者还能做什么呢？或者说，还有什么需要做吗？其实我的迷茫来自于此：假如我能想到的批评已经有人做过了，再勉强拼凑一篇岂非无聊？周日晚10点，我赶到影院的时候，检票员好心提醒我，这是一部

爱情片，您确定您要看吗？那一刻，我已经觉得自己够无聊了。所以这篇小文主要想说的，是“过时”这件事。

《八月未央》文学原作出自“安妮宝贝”2001年的小说散文集。“安妮宝贝”是作者1998年10月在网络上写作并发表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世纪之交，中国互联网文学异军突起，许多位作者在网络上声名鹊起，获得出版圈瞩目，再推出实体书，这改写了中国文学传播和营销的逻辑。一时间，安妮宝贝、卫慧等以一种新世纪先锋、前卫的姿态取代了上一世代的文坛流行作者，成为跨世纪80后青少年的精神寄托与投影。安妮宝贝——更确切地说是励婕，出生于1974年。那一代人学习文学时，要面对传统的文学历史和观念，面对其宏大而沉重的体系。安妮宝贝等同类作家的写作，很自觉地离开了这个体系，朝着更加疏离现实却又更加敏感地接受现实触碰、继而用更多非现实的符号或意象来包裹自我的个体心灵而去。这种表达经由互联网的传播并引发读者也是青少年网民的强烈共鸣。

“谁的青春不迷茫”，80后的青春体验，就成了一个很长时段里的所谓“疼痛青春文学电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能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世纪之交的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在内)决定了那一代青少年的特定文艺接受模式，如在青春期身体下隐藏的童年心态和童话嗜好，日韩流行文艺特别是漫画和剧集带来的人物形象和造型，成长过程与国家社会转

型、经济发展阶段同步带来的对小资生活景观的想象(这往往以理想的成年人生活方式呈现)，等等。70后的安妮宝贝以其文字的华丽、意象的堆砌和不管不顾的唯美追求，为80后打开了“镜城”之门，等到80后郭敬明等崛起，更把90后的青春流行文学经验带到了“幻城”深处。

需要指出，安妮宝贝那一代的网络文学作者，在营造他们的“镜城”时，仍然显示出来自过去文学时代的自觉、修辞、结构、叙述等都考究甚至雕饰。村上春树的限量版《挪威森林》成为未央和朝颜惺惺相惜的重要物件，其实是在宣示主创的文学及审美趣味之源流，其中不乏标榜某种文化优越感的目的。延续到电影里，青春悲苦的外衣下，玩酷耍瑟的行为比比皆是：童年未央的祈祷词来自《阿甘正传》里的童年珍妮，400SS重机摩托车、印着美国66号路Logo的头盔和万宝路香烟标识着美国梦对一代中国青少年的吸引，咖啡一定要手冲黑咖才能帮朝颜和未央对上暗号，上海摩登几乎从民国穿越而来，为未央的母亲穿上旗袍戴上银手镯，海鸥牌胶卷相机必须是父亲的遗产好让女儿终生陷入对男性的恐惧与迷恋……这些道具或台词，就仿佛大孩子收藏玩具一般，能让拥有者自己流连忘返却不能帮助影片完成时空的如实呈现，也不能由碎片拼搭出叙事的结构。观影过程中，我好几次产生一个念头：假如按照影片里为数不多的惊悚段落来做，可能反而会更容易把编导的个人趣味变成一般观众愿

意买单的另一种商品。

2007年，第二届华语青年论坛北京计划融资会上，李凯凭借《八》的剧本，获得最佳项目优胜奖。2018年，这个项目开始电影制作。此片的问世过程是如此漫长，以至于现在很多媒体在提到编剧时会使用“庆山”。这是2014年6月，“安妮宝贝”宣布改换过新笔名。从一个十足女性化的旧笔名，到非常男性化的新笔名，这位文学的写作者宣示着自我的蜕变。她当年的读者人群，也早已过了青春期的争议，姑且不论这些争议的是非，女性意识的高涨都已经影响到文艺领域，女性为主角的作品首当其冲，男性主创先天被置于女性主义批评之下。这些事情，应该还有笔者没来得及仔细搜寻罗列的一些因素，成为《八》上映时面对的现实局面。遗憾的是，《八》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

走过青春期的人大都能意识到，在青春激情消耗掉之后，仍然保持青春期的生活状态和表达方式，将非常尴尬。时间，和时代，都已向前走了很远。青春片还会存在，但每一代青少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尚，青春片也必然要紧紧跟随，使这个类型的作品能迎合甚至引领时尚。当然，青春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确实有些具备超越时尚、时代之上的力度，但那是属于“独特的烦恼”，与绝大多数作者无缘。

纪录电影《一起走过》在京首映 让观众感受到温暖和爱

本报讯4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全景式真实记录武汉一线抗疫历程的纪录电影《一起走过》在京举行发布会，影片主创借片中医务代表、社区干部、志愿者等出席发布会，现场与大家分享了一线抗疫经历和影片创作的初心与过程。

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大江南北，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取得了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抗疫史诗，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这场空前严峻的抗疫斗争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先后派出了两批共9人的摄制队伍，深入武汉抗疫一线进行拍摄。

真实、客观展现武汉抗疫过程

影片主创团队用镜头真实记录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每一个普通民众，在抗疫面前的家国情怀、生动故事以及积聚起来的感人至深的力量，塑

造了包括“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等一大批各行各业的平凡英雄。正是这些平凡英雄，在逆境中前行，于磨难中坚守，构筑起疫情防控最坚不可摧的防线，汇聚成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影片从国家、民族、城市、个人等不同侧面出发，通过“国”与“家”的情感交织、艰难抉择，将个体记忆融入宏大叙事中，在“家国一体”的主题表达中，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守护。

发布会现场，影片出品方、总发行方代表，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信生对影片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认可，他在致辞中说：“影片《一起走过》还原的，是中华儿女在历次灾难中不服输、打不垮的顽强生命力，也是我们交给祖国人民以及世界的一份答卷。”

一线抗疫工作人员勇敢顽强、舍小家为大家的抗疫精神鼓舞着每一个新时代的奋斗者，影片总导演朱勤效表示，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去触碰大家的伤痛，而是为了传递出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是人类情感共通的。

影片《一起走过》的创作者深入抗疫一线，用镜头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包括医务人员、社区干部、志愿者、火神兄弟建造者等一线抗疫人员的真情实感，权威、真实、温暖地还原了战役任务的紧迫与艰巨。一幕幕场景，一声声旋律，从紧张到舒缓，从平静到激昂，令人潸然泪下的同时，在内心积聚

的力量却更加澎湃。作为首部全景展示抗疫一线的纪录影片，《一起走过》极具历史和收藏价值，发布会现场，主创代表郭本敏将影片手印海报赠予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保管。

影片讲述的是温暖不是痛苦

《一起走过》总导演朱勤效告诉记者，以往纪录电影的创作都会有策划，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重大突发事件，新影集团的创作者们都是临时接到拍摄任务，过程中更不知道会遇到哪些人和哪些事，所以大部分都是根据创作者的经验和现实条件去拍摄。

直到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继续，但作为电影，时间上总要有个结束。“我们最后选择武汉解封那天作为影片的结束。这期间有大量的素材，件件都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因此在后期剪辑时，这个“做减法”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朱勤效说。

相比其他纪录片，《一起走过》中没有解说词。一方面是因为是发行时间所致，更重要的是“影片中人物所说的话很多都是金句，无需再用解说词”。朱勤效表示，片中出现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但他们的情感及话语既朴实又充满力量。

作为一部全景式的纪录片，《一起走过》记录了包括医务人员、社区干

部、志愿者、火神兄弟建造者等一线抗疫人员。“影片中既有武汉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有外来援助武汉的医务人员；既有军人和干部，又有普通的志愿者和基层干部。我们之所以选取了方方面面的抗疫人员，就是要让影片全面体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全体人民的力量。”

朱勤效说，在自媒体时代，很多当时的感人事件观众早有耳闻，《一起走过》除了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记录下这些人和事外，更重要是带给观众温暖。“影片中有父子情、母子情，有并肩作战的战友情，还有陌生人之间在危难时刻相互帮助的至真情感。”在朱勤效看来，如今观众再来回顾这段经历，人们体会到的应该是温暖而不是痛苦。这也是他们拍摄《一起走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起走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品，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总发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全盛世纪影业有限公司、北京聪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人民放映)联合发行。影片于4月20日在全国院线公映。

(林琳)

《燃野少年的天空》杀青

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海报主题“做一条开心的咸鱼”透露出欢乐的喜剧气质。

据了解，影片于2018年开始筹

备，早在2019年1月4日便来到海口进行首次勘景，并于2020年11月在海口开机。影片拍摄共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2020年11月9日-2021

年1月8日，共计61天)总体拍摄小杀青后，又于春暖花开之时(2021年3月26日-4月17日，共计23天)拍摄了影片中极重要的两段歌舞场面，完成了电影的第二阶段拍摄并正式杀青。目前，该片已完成整体剪辑，将于今年暑期档上映。(影子)